

钱
钟
书

孔庆茂

著

「钱」
钟书
与
「杨」
绛



杨
绛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孔庆茂 著

钱钟书 与杨绛

凤凰出版社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钱钟书与杨绛 / 孔庆茂著. -- 南京 : 凤凰出版社,
2011.3
ISBN 978-7-5506-0243-4
I. ①钱… II. ①孔… III. ①钱钟书 (1910~1998)
一生平事迹②杨绛一生平事迹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030029号

书 名 钱钟书与杨绛

著 者 孔庆茂
策划编辑 郭济访
责任编辑 许怡勤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出 品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北京凤凰天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公司网址 北京凤凰天下网 <http://www.bookfh.cn>
印 刷 时嘉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毫米 1/16
印 张 20
字 数 300千字
版 次 2011年4月第1版 2011年4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06-0243-4
定 价 29.80元

(本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发行部调换, 联系电话: 010-58572106)

目 录

第一章 前缘

1. 钱家大公子 / 003
2. “痴”气的童年 / 005
3. 杨家小姐 / 009
4. 回南方 / 012
5. 错过最初的一面 / 013

第二章 癫狂与灵秀

1. 东林小学里的顽童 / 015
2. 温馨少年 / 018
3. 东吴大学里的杨绛 / 023
4. 锋芒初露 / 026
5. 数学十五分,考入清华大学 / 031

第三章 清华姻缘

1. 横扫清华图书馆 / 034
2. 清华才子 / 036
3. 石遗老人的座上客 / 039
4. 敢与权威论短长 / 042
5. 一见钟情 / 047

第四章 玉树连理

1. 在光华大学 / 052
2. 清华重逢 / 054
3. 《中书君诗》初刊 / 059
4. 杨绛的处女作 / 066
5. 缔结良缘 / 069

第五章 彩凤双飞

1. 他乡亲情 / 073
2. 牛津大学里的生活 / 074
3. 巴黎咖啡馆 / 077
4. 哀江南 / 078
5. 回国 / 080

第六章 从联大到国师

1. 西南联大的年轻教授 / 085
2. 辞别联大 / 088
3. 去蓝田 / 089
4. 父与子,不同的风采 / 092
5. 《中书君近诗》 / 095

第七章 沦陷区里的剧作家

1. 杨绛沦陷“围城” / 099
2. 《称心如意》和《弄真成假》 / 101
3. 悲剧《风絮》 / 109
4. 《小阳春》、《玉人》、《大笑话》 / 111

第八章 “写在人生边上”的“人兽鬼”世界

1. 忧世伤生 / 120
2. 《写在人生边上》的“偏见” / 121
3. 短篇小说集《人·兽·鬼》 / 125
4. 《中国诗与中国画》及其他 / 130

第九章 钱钟书与《围城》

1. 比试才华 / 133
2. 《围城》里的悲喜剧 / 136
3. 绝妙好辞 / 139
4. 钱钟书写《围城》 / 142
5. 《围城》之外的“传奇” / 146

第十章 《谈艺录》成书始末

1. 咳唾随风成珠玉 / 150

2. 忧患之书 / 151
3. 谈艺玉屑 / 155
4. 中国诗话的里程碑 / 158

第十一章 留在祖国

1. 生活的磨难 / 164
2. 在暨南大学 / 166
3. 重返清华 / 169

第十二章 解放初期

1. “开会太多” / 172
2. “毛选”英译工作 / 174
3. 杨绛翻译《小癞子》 / 176
4. 控诉大会 / 178
5. 杨绛翻译《吉尔·布拉斯》 / 182
6. 童心的苍老 / 184
7. 拒绝拜访章士钊 / 187

第十三章 乍暖还寒

1. 风波未定 / 189
2. 选本名著《宋诗选注》 / 191
3. 同遭批判 / 196
4. 第一次下乡 / 199
5. 翻译毛泽东诗词及其他 / 202

第十四章 历经劫火

1. “明哲”不能“保身” / 205
2. 抄家 / 209
3. 干校生活 / 211
4. 调回北京,重新翻译毛泽东诗词 / 216

第十五章 藏之名山的巨著:《管锥编》

1. 谢绝国宴“偷”时间 / 220
2. 打通古今中外的大学问 / 223
3. 《管锥编》对中国文化的贡献 / 224

第十六章 笑声泪痕

1. 逃出厄难的《堂吉诃德》 / 232
2. “孝顺的厨子” / 236
3. 《干校六记》 / 241

第十七章 国门重开后的钱钟书

1. 在欧洲汉学会上 / 246
2. 访问哥伦比亚大学 / 248
3. 访问加州大学 / 253
4. “自传不可信,相识回忆亦不可信” / 258
5. 在日本京都大学座谈 / 260
6. 一篇即兴式的著名演讲——《诗可以怨》 / 262

第十八章 软红尘里

1. “将饮茶”思往事 / 266
2. 忆旧写真 / 268
3. “洗澡”三部曲 / 273
4. 《围城》姐妹篇 / 275
5. 沧浪之水清兮 / 281

第十九章 热闹的“钱学”与冷静的钱氏

1. 落索自甘,闭门谢客 / 285
2. 固辞不获,补订少作 / 291
3. 海外及港台的“钱学”热 / 293
4. 中国大陆的“钱学”热 / 300
5. 电视连续剧《围城》的播映 / 302
6. 躲不掉的几桩官司 / 308

不是尾声 / 312

后记 / 315

第一章 前 缘

于千万人中,于时间无涯的河流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他遇见了她;相视一笑,莫逆于心,成了一世知己。

这就是钱钟书与杨绛。

对于这样一对超凡脱俗的恩爱伉俪,“缘分”一词似乎太滥。但除了“缘分”,还能说什么呢?历史上有多少才子佳人,缺乏他们的超脱与灵秀,他们实实在在地生活在我们的现实中,但又那么神秘而富有传奇色彩,借用夏衍的话,“这是一对特殊的人物”。不是么?有人为诗赞曰:

绛草绛云还绛帐,三生占尽亦奇缘。

奇缘还应当从他们的从前说起,从他们的故乡,从两个“江南才子”之家谈起。

在人们的心目中,江南是个迷人的地方,杏花春雨,小桥流水,永远是一首轻灵优美的抒情诗,一幅引人遐想的山水画,而烟波浩渺的太湖更为这里染上迷人的色彩,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这里的山山水水,钟灵毓秀,滋养了一代又一代锦心绣口

的人才,他们用聪明的才智与勤劳的双手创造出江南山水般旖旎多姿的吴文化。

风景宜人的太湖之滨有一座非常美丽的城市——无锡,这里人文荟萃,代有奇才,明清以来,这个历史文化名城呼吸了现代的空气,更加蓬勃发达起来。

钱钟书和杨绛就是在这里长大的。

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这个江南城市中,既有像薛氏父子那样的官宦世家,又有像荣氏兄弟那样的商界巨子,当然更多的还是打铁磨豆腐做泥娃娃的一般百姓。不过,由于经济的发达,文风的兴盛,介于平民百姓与阀阅世家之间的读书人也特别多。杨荫杭与钱基博两家都是当地有名的书香之家。

杨绛的父亲杨荫杭(1878—1945),字补塘,笔名老圃,1895年考入北洋大学堂(当时称“天津中西学堂”),1897年转入南洋公学,两年后由南洋公学派往日本留学。在日本,他参与组织留日学生进步团体励志会,与会员杨廷栋、雷奋等创办了《译书汇编》杂志。这是留日学生自办的一份杂志,专门译载欧美政法名著,鼓吹革命。杨荫杭1903年回国,与留日学生蔡文森、顾树屏在家乡无锡创办了“理化研究会”,研究自然科学。这时,钱钟书的生父年方十六岁的钱基博(1887—1957)也加入了该会,二人此时就已经相识。^①到1906年,杨荫杭因宣传革命遭清廷通缉,逃往国外,而钱基博则仍在无锡研习自然科学,继而度着人幕作宾与设帐授徒的教书生涯。

杨荫杭是一个热心革命的新派人物,对东西方法律政治有着精深的研究,而钱基博则是恪守儒家传统的正直学者,学贯四部的国学家。虽然两人所走的道路不同,但都是守正不阿的饱学之士,在无锡都有相当的声望,更有趣的是,两人先后都得到清末状元、南通大名士张季直(謇)的青睐,先后都被他称为“江南才子”^②。

但两位江南才子,一新一旧,各奔西东,谁也不会想到,会

有将来的儿女姻缘。

1. 钱家大公子

清末宣统二年,即公元1910年11月21日(农历庚戌年十月二十),钱钟书出生。正像一切天才一样,他呱呱坠地的第一声啼哭,自然也不是诗,但却为钱家这个大家庭带来了无限希望与欢乐,因为他是这个诗礼之家的长孙。谁都知道,在封建社会里,“长孙”这个称谓意味着什么。

钱钟书的祖父福炯,号祖耆,已年过六十,抱孙心切。他虽是一个秀才,但他的长兄中过举人,他的岳家石塘湾孙家又是当地最有势力的家族,因此他也成为很受人尊敬的乡绅。祖耆先生有四子,长子基成号子兰,已三十六七岁,膝下只有一女,次子基全早夭,三子基博、四子基厚是孪生兄弟。因此,在那个早婚早育的时代,六十多岁才抱上孙子的祖耆老先生,其高兴自然是不言而喻的。

钱钟书的大伯父已三十多岁,膝下只有一女,面临着“无后”的危险,祖父便按封建家族的传统规矩,做主把钱钟书“出嗣”给长房,由大伯父抱养。据当地的“风水先生”称,钱家的“风水”是“不旺长房旺小房”,长房往往无后,即使有,也不会有多大出息。大伯父无子,已应了“风水先生”的预言,他为此惊恐不安,领养了钱钟书以后,视为掌上明珠,连夜冒雨到乡下为“儿子”物色了一个身体健壮的乡下寡妇作奶妈。据说,这个寡妇在中年以后常发呆,人称“痴姆妈”,钱钟书正是吃痴姆妈的奶长大的。

钱钟书出生那天,恰巧有人送来一部《常州先哲遗书》,大伯父就取“仰望先哲”之意,为他取名“仰先”,字“哲良”,小名“阿先”,昵称“先哥”、“先儿”。但这“先哥”、“先儿”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亡兄”、“亡儿”之类的不吉利话,于是又改“先”为

“宣”，称为“阿宣”、“宣儿”。

旧时儿童有周岁“抓周”的习俗，《红楼梦》中贾宝玉抓周抓的脂粉，而钱钟书抓到的却是一本书，他的祖父、伯父和父亲十分高兴，正式为他取名“钟书”^③。

钱钟书四岁时，由大伯父教他识字。大伯父基成与祖父一样，只是个秀才，一辈子读书没读出什么名堂，倒深受不少读书之苦。伯父过于溺爱钟书，不愿他过早地读书受苦，每天宝贝般地带着他四处游玩，进茶馆，听说书，逛大街，形影不离。

钱钟书的生父钱基博看着长兄每天只带着孩子玩耍，荒废学业，心里甚是着急，担心他把钟书宠坏了。但在比他大十四岁的兄长面前，家教甚严的钱基博也不便说什么，更不敢直接管教钟书，只好委婉地建议哥哥，早点把钟书送入学校。

这样，1915年钱钟书虚龄六岁那年便进入附近的秦氏小学。秦氏小学是个私办的蒙学，在家里被伯父娇养惯了的他也学不到什么东西，只是混混沌沌地学识字、造句，一点也不知用功。上学不到半年反而生了一场病。有一次大概病得相当重，一家人大为恐慌，手足无措，请来巫祝为之“招魂”^④。病好以后，伯父实在心疼他，干脆不要他上学了，就在家中休养。

钱钟书的堂弟钟韩，是叔父基厚家的长子，生于1911年6月，比钟书只小半岁。两个小兄弟常在一起玩，一同读书识字，很要好，但地位却不同。后来家里把他们哥儿俩送往附近一亲戚家上学，随亲戚的小孩一起读私塾，钟书读《毛诗》，钟韩读《尔雅》。每天上学都由家中送去接回，非常不便。不仅如此，几个小孩在一起，难免调皮打闹，很不知用功。大伯父又把他们接回家中，决定由自己统一看管教育他们。基博与基厚兄弟有些担心，他们的兄长摆出兄长的架势说：“连你们两兄弟都是我启蒙的，我还教不了他们？”两个弟弟当然谁都不敢反对。

钟书的父亲与叔叔都有职业，家务由伯父料理。伯父只在下午教他们读书。每天早上，伯父上茶馆喝茶、办理杂事或与熟人聊天，总带着钟书同去，还特意买些大酥饼、猪头肉或酱猪

舌之类给他吃。

钟书的大伯父基成本来也是个有才气的人，诗也写得不错，娶江阴富户女儿毛氏为妻。江阴毛家是做颜料生意发财的暴发户，家里有七八只运货的大船，对钱家这个比较清贫的读书人家不大看得起。毛氏嫁到钱家后，与婆婆不和。婆婆孙氏家又是石塘湾的大官僚地主，与媳妇互相瞧不起。毛家人过年过节送礼，只送到女儿那里，几乎不与钱家往来，因此，钟书的伯母很不得祖父母的欢心。伯父中了秀才回家，进门就挨了祖父一顿打，说是“杀杀他的士气”，因为祖父虽然有两个中举的哥哥，自己也不过是个秀才，另一方面也是对媳妇的不满。钟书的伯母不仅与家里不和，还有“阿芙蓉”癖，伯父也就跟着抽上了瘾，戒也戒不掉，最后弄得离不开家，学问上也无所成。大伯父因此也很不讨祖父母喜欢^⑤。

2. “痴”气的童年

伯父深愧自己没有什么出息，深怕风水先生那下半句预言“即使有子也不会有什么出息”的话再不幸言中，连累了钟书。一天，他私下里花钱向理发店买了好几斤头发，叫一个佃户陪着，悄悄地带钟书来到祖坟。说也奇怪，钱家祖坟上半边的树长得细小稀疏，下半的树却一排排高大茂盛。据风水先生说：上半的树代表着长房，说明长房的坟头脉气不好。伯父和佃户在上首几排树的根旁挖了一个小坑，然后把买来的头发埋到里边去。

钱钟书在一边看着，莫名其妙，就问伯父这是干什么。

伯父说：“要叫上半的树茂盛繁壮，将来保你做大总统。”

钱钟书只有七八岁，还不完全懂得伯父的意思，但他朦胧地感到伯父是为了他好，他感觉到伯父这事都是私下里背着人干的，他也替伯父保密，将这事埋藏在心底，以后始终没有对家

里其他人说起。直到几十年后想起来,心里仍感念伯父对他的爱护。

虽然做“大总统”的祈祷并未如愿以偿,但毕竟钱钟书做了大学问家,超过了他家中的所有人,这也许就是“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吧。

伯父带钱钟书上街时,总要花一个铜板买个大酥饼给他吃。他喜欢看小说,伯父就再花两个铜板,在小书铺或书摊上租些小说给他看。

钟书在七岁以前已囫圇吞枣地读完了家中所藏的《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古典小说名著,虽然有许多字还不完全认识,把“猋子”读成“岂子”,也不知《西游记》里的“猋子”就是猪八戒,但对小说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读了这些小说,他觉得还不过瘾,又在街头书摊上租了不登大雅、家中不屑收藏的《说唐》、《济公传》、《七侠五义》等侠义小说,吃了酥饼就钻在书摊里贪看小说。他完全被小说的故事情节吸引,陶醉于小说的世界中,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地读,读得津津有味,连回家也忘了,总要等伯父来叫他,才依依不舍地跟伯父回家。他的记忆力很好,一回到家中,便能把书上的内容原原本本一五一十讲给两个弟弟听,连人物的对话、武打的场面也记得清清楚楚,讲到兴高采烈时,滔滔不绝,手舞足蹈。祖父、伯父和父亲、叔父都很惊奇:他的记忆力这么好!他不仅记忆力好,口才好,还善于想象和联想,常常思考一些“可笑”的问题。看了《说唐》以后,他想:《三国演义》里的关公如果进入《说唐》里,他的青龙偃月刀只有八十斤重,怎能打过李元霸那一对八百斤重的锤子?可是李元霸那一对锤子到了《西游记》里面,又怎能比得上孙行者那一万三千斤的金箍棒呢?他比来比去,一直纳闷:“为什么一条好汉只能在一本书里称雄?”这只是一个孩童的幼稚的想法,虽不免有些可笑,但他从小就善于在阅读中前后联想与对照比较,这种好学深思却不能不令人吃惊。一般人往往满足于读懂故事,哪有心思去比较几条好汉兵器的斤两

轻重？可见他的心细程度。如果用学究的眼光看，也许这可以说成是做学问的最初萌芽吧。在他日后的治学中，常常把古今中外的学问作“比较”或“打通”的研究，也许正是小时培养起的兴趣和习惯的发扬光大吧。

说来可笑，他能把每条好汉所使用兵器的斤两记得清清楚楚，一点不差，但实际上却连阿拉伯数字“1、2、3”都不认识。

他小时候的习惯是晚上不愿睡、早晨不愿起。每晚伯父伯母催他入睡，他不干，就在床上玩起“石屋里的和尚”来。这是他“发明”的游戏，这种所谓的游戏很简单：一个人盘腿坐在帐子里，放下帐门，披一条被单当做袈裟，微闭眼睛，口中念念有词，自说自话，就像一个穿着袈裟、打坐念经的小和尚。这种游戏在成人看来实在没有多大意思，可是对一个儿童来说就很有趣，好玩得很。白天看的《七侠五义》呀，《说唐》呀，《西游记》呀，这时候一起涌现在他小小的脑海之中，或者随意地发挥想象编造故事自娱自乐，叨叨不停地说着，自己还兴奋得不得了。他后来过人的记忆力和口若悬河的才能，大概和他这一时期“痴气”的爱好有些关系吧。

小时候的钱钟书还有绘画的爱好。八九岁的时候，他常用家中包药的透明纸来临摹伯父藏的《芥子园画谱》或《唐诗三百首》上面的插图。每临好一幅图画之后，他总要大笔一挥，署上自己的“大名”。这“大名”不是“钱钟书”，而是他给自己取的一个颇有气魄的大号：“项昂之”。他佩服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西楚霸王项羽，“昂之”大约是想象中项大王昂首朝天不可一世的气概。可惜钱钟书在绘画上没成什么气候，但他似乎始终对绘画怀有很大的兴趣，只恨自己不善画。他在上大学以后，欧洲留学之时，绘画都是他的业余爱好，在笔记本上画，在夫人脸上画，在女儿肚皮上画，甚至到了不惑之年，兴犹未减，还央求当时正在中学读书的女儿阿圆为他临摹好多西洋“淘气画”。其中一幅画着一个魔鬼逃跑，后部撒着气，拖着浓浓的黑烟，吹喇叭似的，杨绛为这幅“淘气画”取了个“淘气名”：

《魔鬼临去遗臭图》。

除了读小说、画图画之外，再一件高兴的事就是跟着伯父玩。伯父在他上课之余，还教他“练功”，用绳子从高处吊下一个棉花袋，教他左右开弓练拳，说是打“棉花拳”可以练“软功”。

最有趣的就是跟随伯父、伯母到伯母的娘家江阴去玩。伯母娘家是江阴的大富豪，家中除了七八只运货大船之外，还有两个大庄园和十数名庄客。钟书一去往往就是一两个月，整天跟着外婆家的庄客到田野里闲逛，捕鱼，捉青蛙，优美的田原景色令他着迷。他在外婆家生活得很好，半夜里起来还有夜宵吃。吃足了，玩够了，穿着外婆给他做的非常帅气的新的褂，神气活现地回家来。但一踏进家门就发愁，担心父亲又要盘问他的数学了。

钱钟书在这个大家庭里地位相当特殊，出嗣给伯父之后，他就是这一家的长房长孙，有着伯父的宠爱娇惯，没有人敢管教他。在伯父这样的溺爱之下，他自然学不到什么东西。钟韩放学回家后，有自己的父亲教，而伯父与钟书却是“老鼠哥哥同年伴儿”。钟书的父亲看到儿子连阿拉伯数字“1、2、3”都不认识，暗中着急。他为人忠厚，一贯表情严肃，孩子们对他都很敬畏。他赞成说理教育，不主张体罚，可是当他发现儿子跟着伯父变得吊儿郎当，游手好闲，时常不完成功课，而且晚睡晚起，贪吃贪玩，气得不得了，可是又不敢当着哥哥的面教训他，只好瞅准时机，俟哥哥一不注意，就把钟书抓去，教他学数学。虽然父亲曾是薛南溟家的算学教师，可是钟书就是对数学不感兴趣，教来教去总不开窍。父亲发狠要打，又怕哥哥听见，只好使劲拧他，还不许他哭出声来，不准让伯父知道。钟书就这样忍着痛不哭不说。后来，伯父看到钟书晚上脱下衣服，身上青一块、紫一块，又气又恼又心疼，很生气地把钟书的父亲训斥一番。

由于伯父的宠爱纵容，其他人不敢管他，钟书在家里的兄弟中，也以老大自居。他嘴又能说，他的兄弟亲的、堂的共十

人,不管他和哪一个人吵骂,都是他有理。因此养成了他自高自大、目中无人的狂态,对什么人、什么事都不在乎,敢随意批评挖苦和当面嘲弄。当然,只有表情威严的父亲除外。

小时候的钱钟书体弱多病,据说也与“风水”有关,他家那时是租居流芳声巷朱氏的旧宅。这座住宅共有三进,最外一进房子是叔父钱基厚一家住的,伯父伯母和他住在中间一进,他的父母亲因侍奉祖父住在最后的堂屋里。这是一座明清时代的老式宅院,房子阴暗潮湿,据说自从他家搬进去以后,便一直没有离开过药罐儿。

当时,有个女裁缝经常带着女儿来他们家做活。裁缝的女儿是个十岁左右的小女孩,人长得小巧漂亮,名唤宝宝,比钟书、钟韩还大两三岁。有一次钟书、钟韩乘宝宝不备,抓住她,把她按倒在大厅的隔扇上,钟韩拿着一把削铅笔的小脚刀在她身上比划着要刺她,吓得宝宝大哭大叫,直到大人们听到哭声把两个恶作剧的小孩赶跑了事。这正是少男“知慕少艾”的典型表现。钟书大概受到荆轲刺秦王或张良椎秦博浪沙的故事启发,建议在此刻碑纪念。钟韩手巧,就在隔扇上用刀刻下“刺宝宝处”四个大字。

还有一个恶作剧是钟书自己干的。有一次他突发奇想,试图在后院里寻找人参,一个人在院中刨来刨去找人参,结果人参没有挖到,却挖到院中一棵玉兰树的根,差一点把玉兰树挖死。

小兄弟俩只顾游戏玩得痛快,但在退还租房时,家里却为他们的“游戏”付出不小的代价,一一赔偿了房东的损失。

3. 杨 家 小 姐

钱钟书在无锡混混沌沌地玩,而远在北京的杨绛却已是家里的乖孩子。杨绛的父亲杨荫杭自1906年逃亡出国,先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研究科读书一年,获得法学学士学位。后又转入

美国,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获得法学硕士。1910年回国,在北京一家法政学校授课。当时为宣统皇帝辅政的肃亲王耆善得知杨荫杭是精通东西方法律的专家,这位较开明的王爷便邀请他晚上到王府讲法律。杨绛于1911年7月17日生于北京。她刚出生不久,也就是辛亥革命前夕,杨荫杭辞职回南方,到上海《申报》馆当编辑。临行前,肃亲王拉着他的手,友好地与他道别,并说“祝你们成功”。民国成立后,杨荫杭在苏州出任江苏省高等审判厅厅长,后来民国政府规定本省人回避本省的官职,杨荫杭就调任浙江省高等审判厅厅长,移居杭州。在浙江任上,杨荫杭坚持惩治杀人的恶霸,对袒护恶霸的省长屈映光不让步,遭到怨恨。屈映光入京晋见袁世凯,告了杨荫杭一状,说“此人顽固不灵,难与共事”。恰巧袁世凯的机要秘书张一麐是杨荫杭北洋大学时的同窗老友,杨荫杭因此才没有吃大亏。袁世凯亲笔批了“此是好人”四个字,杨荫杭就由杭州调入北京^⑥。

杨绛小名季康,是家中的第四个女儿。家里四个姐妹连父母六人,两个姐姐跟着二姑母在上海启明女校读书,父母只带着三姐与她回北京。那时她的三姑母杨荫榆已经在女高师任学监,因此,杨绛五周岁(1916年)时进入女高师附小读书。杨绛从小就是父母的乖孩子,三姑母也很喜欢她。三姑母做女高师学监,经常到她们的附小来转转。一次,杨绛正与小同学们在饭堂吃饭,三姑母杨荫榆带领几位客人来参观,顿时全饭堂肃然,大家都不敢说话了,低着头专心吃饭。小季康背门坐着,饭碗前面掉了好些米粒儿。三姑母从她旁边走过,附在她耳旁悄悄说了一句话,一向听话的季康赶紧把饭碗边的米粒儿拣在嘴里吃了。小伙伴儿见杨季康都这样做了,一个个都把掉在饭桌上的米粒儿拣起来吃了,三姑母对她们露出很满意的微笑。

杨绛的三姑母当时还是个很和蔼的女青年,一点不像后来那样怪僻,因此很得女高师学生的尊敬爱戴。这些女大学生也喜欢小季康,常常带她到大学部去玩。三姑母整天忙于